

江湖唱游



【新古典武侠风云榜】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江湖唱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湖唱游/路遇主编. —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03.8

ISBN 7-201-04323-4

I. 江… II. 路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61919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刘晓津

(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政编码: 300020)

邮购部电话: 26767336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.com.cn>

电子信箱: tjrmchbs@public.tpt.tj.cn

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

850 X 1168毫米 32开本 12 印张

字数: 260千字 印数: 1-15000

定价: 18.80元

武侠
就是你我
心中的激情和感动



谁
是
谁
的
英
雄
？

江湖唱游

主
编◎路遇

榕树下
天津人民出版社
联合巨献

目录 大 江湖唱游

天伤 莫缝

001

很难说是天伤剑造就了风鹤，还是风鹤唤醒了天伤剑。七年后一道夺魄勾魂的剑光从冉府花园冲天而起，所有人都瞠目结舌。冉闵看着那剑光像在看一条登上云端的路，却不知道风鹤在长久的黑暗中练就这光芒，只是为了回报他当初的一个微笑。

黑下灯 幽悠书吧主人

019

是的，他本就是“黑暗”中人，他只不过是唐门杀手组织“黑中暗”的一员，隐在这里等待刺杀的命令。从十八岁到芙蓉国学艺，他便不能露出一点儿峥嵘棱角，只能披着厨师的伪装，永远地生活在黑暗里。

夜船吹笛雨潇潇 沧月

048

他再也不看颜白，愤然回头。纷乱沙场中，嘲风翻身上马，大风吹起他柔软的发丝，然而北海之玉的眼睛冷如冰川，遥指对方：“你去死吧！我不管你了！”他策马奔出，身后混乱的战阵汹涌扑上，蔓延了整个龙首原，瞬间又将那一袭浸满血的白衣湮没在刀兵中。

杀人辽水上 钱刀

146

骁手中的长剑如水，而眼中却如同燃烧了起来。他看向辽水上的眼神如此激烈，一反往常的从容冷冰。天过黄昏，淡黄的光线四合，骁身后雪白的披风被风吹拂起来，上面的血就如同瓣瓣梅花。

江湖唱游

*Gong Fu

179

逝雪 沈璎璎

自从武林高手们完成屠杀退出揽月城，很多年过去了，依然没有人敢于走入大孤山深处的那片绝域。云锦杜鹃张扬着灿烂的血色，在云海之间绰约风姿。

243

猎人 方白羽

秋风如刀，带来初冬的寒意。把香盒搂进怀里，紧紧身上的衣衫，邢无名坦然望着四面八方对自己飞射而来的长箭，只觉得那闪着寒光的箭头，也像是梦境中美丽的流星。

290

宿醉 窃书女子

师父说，要铸出好的剑，铸剑师的魂魄就必须熔到剑里去。灰蓝色的眼睛，说明我们最黑暗浓重的灵魂已经熔到石头中去了，将石头炼为铁，铁铸为剑，这才是好剑。

327

红颜祸水 萧拂

说到那梦境，还真不是一般的香艳：东方明珠就被他放倒在这天然的席面上，美丽的身体像在莲叶上生了根，一朵睡莲的花骨朵就在水底下钻入她的脊背，又从肚脐里绽放出来。

天伤 *Fly Higher*

莫缙◎著

燕王慕容隽的仪仗队浩荡而过时，龙城闹市变得鸦雀无声，染了秋意的煦暖阳光照着一街伏地顿首的脊背，绵延开去的寂静中包含了肃穆、恭谨、惶恐……以及隐藏在角落里，苦苦守候着的杀机。

“又来了……”慕容隽一眼瞥见那个从路边酒楼上鹰扑而下的黑色人影，有些厌烦地皱了皱眉。

是的，厌烦。在这个年轻的鲜卑君王三十岁的生命里，遇刺的经历早已因过于频繁而显得味同嚼蜡——千百年来刺客与王侯总是如影随形的，作为乱世中的一方霸主，这就更成了他的命。

近来的刺杀大都是魏王冉闵的手笔。当燕军铁骑踏过冉魏边界，冉氏的杀手便在燕都龙城活跃起来，行刺，行刺，再行刺，方式了无新意，却贵在屡败屡战。

这一次，会有什么独到之处么？

黑衣刺客的手中是一柄狭长而雪亮的剑，初离鞘时还澄清如江海凝光，飞刺过来便隐隐挟着风雷之声，异常毒辣了。慕容隽掀开薄纱的车帘，秋阳中略显苍白的脸上开始有了血色——这一次，似乎的确有些不同呢。

然而斜刺里却忽然横出一个人来，挡在了马车前——很年轻的宫廷侍卫，胸膛被长剑穿透的声音空洞而窒闷。

慕容隽叹了口气——这小子是新来的吧，否则就该知道碰上这种事，他通常喜欢亲自动手。鲜卑人的血统里永远传承着好斗的天性，强敌能让他们觉得幸福，在这一点上，无所谓武

夫或者君王。

慕容隽飘下马车的时候黑衣人已经从侍卫胸口抽出了剑，剑尖带一抹鲜血的味道，更加凌厉地直刺过来。慕容隽微退，侧身，袍袖翻飞中一只手掌以近乎诡谲的路线和速度逆剑锋而上，击中了黑衣人的右肩。清脆的骨骼碎裂声和黑衣人的闷哼一道响起，长剑落地，黑衣人向后倒纵了丈余，几个起落消失在躁动的人丛之外。

有人想追，却被慕容隽止住。他很忙，没有时间和一个刺客玩闹市追逐，更何况那人的右肩已碎，今生是别想再用右手了。

中剑的侍卫躺在冰冷的青石路面上，胸口微微起伏。他真的年轻，眉宇间还透着些纯良的孩子气，眼神却是散的，没有光彩也没有目的。生命正连同鲜血从他的体内流失殆尽，每一次呼吸都成了痛苦。

慕容隽在他身边蹲下来，目光很柔和——也许这不是一个聪明的侍卫，却绝对够勇敢也够忠诚。

“你的家人我会照顾，如果有心愿未了，也可以告诉我……”慕容隽说。他十七岁开始统领军队，知道对于一个将死的士兵，什么样的承诺更能让他们感到慰藉。

年轻侍卫淡淡地笑了一下。笑容是苍白的，毫无质感。

九岁那年风鸪的眼睛盲了，盲得很彻底，所有光与色在顷刻之间寂灭为满目青灰。之后十年，一切关于视觉的印象都从记忆中渐渐淡出，她开始学着通过别的途径去欣赏这个世界——青灰色的视野之外，天地万物依旧生动而鲜活：风的声音，雨的味道，太阳照在脸上的温暖，山岚打湿衣袖的触感……

有时候风鸪想，如果世上只有这些东西就好了。

然而……怎么可能呢？

昨天晚上哥哥风鸿整晚没有回来，今早开始，风鸪就坐在草庐前的一棵树下等他。天气凉了，树木在清冷的空气里散发出幽淡的落叶气息，那味道让风鸪想起一些遥远的事情。她想得人神，连踏踏而来的马蹄声也仿佛没有听见。

“你叫风鸪？”陌生的声音响起来，不是哥哥，不是记忆中的任何人。

一片红叶随着风从风鸪的指尖翻飞开去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燕王，慕容隽。”

风鸪想了想，“我知道你。”

“所有人都知道我。”慕容隽笑笑，“你的哥哥托我带东西给你。”

“他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片刻的沉寂之后，风鸪忽然叹了口气：“他死了，对么？”

“你知道？”

“我只是觉得你想告诉我……他死了。”

慕容隽发现最近有趣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了：使一手奇异剑法的蒙面刺客，临死前坚持要国君亲自代送东西的年轻侍卫，再加上面前这个全盲却有着巫师般洞察力的美丽而怪异的女孩子……

“你哥哥在龙城市上替我挡了一剑……”慕容隽将一块玉牌放到风鸪手里，“这个，他一定要我亲自交给你。”

淡青色的蓝田玉，却不像一般玉饰那样温润而精巧，只是平平直直的一块，上面刻着些奇怪的纹理，既没有美感也没有章法。如果被行家看见，怕是要感叹暴殄天物了。

风鹄轻抚着那玉牌，两只烟波渺茫的大眼中没透出任何喜悦或者悲伤的意思，很久才喃喃地说了一句：“怪不得……昨晚他没回来。”

慕容隼蹲下身来望着她，像是研究一道灯谜或者别的什么难懂的东西：“我以为你会很伤心。”

“大家都会死的。哥哥，我，所有的人……”风鹄居然笑了一下，“就像秋天树上的叶子，既然自己也要落下去，又何必去哭别的叶子呢？”

“可是你这片叶子，现在落下似乎嫌早呢。”慕容隼在风鹄对面的一地枯叶上坐下来，丝毫不顾忌身上的锦袍。

“你真的是燕王么？”风鹄忽然问。

“如假包换。”

“哥哥说你是大燕第一高手，不过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……到了秋天，你会和别的叶子不同么？”

慕容隼怔了怔，他是生平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。因为在之前的三十年里，从没有人敢当他是一片叶子。

“没什么不同吧。”慕容隼抚着额头苦笑，“落下去以后，一样会在土壤里烂成花肥……”

……

半日清闲对于一国之君已然是种奢侈，所以慕容隼在天近黄昏的时候策马赶回龙城。他知道如果再不回去，第二天早

朝便会被谏臣的口水淹了金殿。

不论一个人最终会朽烂成怎样的花肥，但只要一息尚存，仍然要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去奔波劳碌，身不由己。

“明天会有车辇接你进宫，准备一下吧。”离开之前他对风鸢说。

风鸢没有回应，事实上也不需要回应。燕王慕容隼想邀请什么人历来没有征求意见的习惯，一件事说出来，就意味着已经决定了。

天黑了，单薄而苍白的一片月色。风鸢在草庐中唱着歌，老歌，声音如洞箫般清冷而缥缈。

蜉蝣之羽，衣裳楚楚，心之忧矣，于我归处？

蜉蝣之翼，采采衣服，心之忧矣，于我归息？

蜉蝣掘阅，麻衣如雪，心之忧矣，于我归说？

.....

门口不知何时站了一个人。黑衣，散发，挺拔而瘦削的影子被月光拖得长长的。

风鸢的歌声断了。

“骊哥，是你么？”

冉天骊走进来——屋子里很黑，他却沒有去寻找灯火，只是无声无息地走到风鸢身边，伸出手去抚了抚她的头发。

“哥哥死了……”风鸢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冉天骊柔和地看着她。

“明天我会去燕王宫。”

“……我也知道。”

外面的月光似乎黯了一下，那是因为屋子里有什么东西

亮了一下。之后再天骊的颈上多了柄轻盈澄亮的软剑，执剑的是风鹤——柔弱的、盲了眼睛的风鹤。

“天伤剑……”再天骊低下头去看那把剑，“我好像很久没见你用过了……剑是不可以寂寞太久的，要时常有鲜血去浸润，才不会失了灵气。”

“就像你的‘离别’？”

再天骊摇了摇头：“‘离别’永远也不能和‘天伤’相提并论。同样的，我们也永远不能和你相提并论——这几乎是人与神的区别。”

“我不是神，我只是一个瞎子。”

“有了天伤剑你就是神，”再天骊的语气忽然森冷起来，“神有神的宿命，千万别试着去背离它。”

神的宿命是什么？大多时候神之所以受到崇拜，是因为他可以胜任（至少大家相信他可以胜任）许多人们期待却又无力完成的事情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神也是一种工具，一种背负了太多渴望的光辉而沉重的工具。

燕王宫，楼台殿阁里都是鲜卑人的张狂随性，因此除了后花园的兰轩，似乎再找不到第二处秀巧些的房子了。离开西山脚下那间草庐，进入王宫的风鹤暂时就住在这里。

慕容隼不时会来，喝一杯茶或者略坐片刻。风鹤起初觉得他很悠哉，但后来有宫女说，这样的小坐实际上已经占去了他大半的闲暇。

“总有一天我们要叫您王妃，陛下喜欢您胜过王后呢。”那宫女最终得出结论。

风鸱哑然一笑，心却莫名地笼了些阴郁，浮云扰月似的，飘忽且无处寻根。

寒露刚过，燕军大捷的消息便传到了龙城。那天恰逢慕容隼三十一岁的生辰，于是整个燕王宫都兴奋起来，丝竹鼓乐伴着宫廷盛宴，从夕阳西下直至夜色深沉。

然而慕容隼却并未沉溺于其中。酒过三巡之后他便佯醉离开了大殿，此刻正牵着风鸱的衣袖，踏一阶月色走上王宫西边的栖云台。

栖云台默默矗立着，在喧嚣之外，明月清霜里。这是王宫的最高处，也是整个龙城的最高处，寒冷，寂静，上可仰长空星汉，下可瞰四野苍茫。

“从这里，可以看见鲜卑人的来处和去处。”手指抚过坚硬的青石围栏，慕容隼告诉风鸱。

“来处……去处？”

“来处在北方，那里有潢水河，我的祖先在岸边放牧，逐水草而居；去处在南方，丰饶的中原大地，繁华的建康城……而中间，不过隔了一个冉氏而已……”

慕容隼忽然轻笑起来，浩荡夜风吹卷着他的袍袖，在风鸱耳边猎猎作响：“相信么风鸱，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将在魏王冉闵的王宫里，举行大燕国的下一次庆典。”

风鸱静静地听，体味着他的激情和不可一世，却终于有些茫然了——如果要自己选择，那芳草连天的来处，苍穹下放牧的时光，倒是更值得留恋呢。

“回北方去不好么？为什么都想着中原呢？”她忍不住喃喃自语。

“回不去了，我们鲜卑人像箭一样，是不走回头路的。”慕容隽顿了顿，“你说‘都想着’……你还认识其他向往中原的人么？”

风鹄微怔，刚想回答，却忽然皱了皱眉，她听到奇怪的声音——在自己身后，什么东西把风声撕碎了。慕容隽蓦地移动步伐，带着风鹄向一侧闪转去，而刚刚所依凭的石栏上，已经叮叮咚咚嵌进十几枚暗器。

一击未中，接着便是第二波，第三波。破空而来的细碎金属反射了月光，栖云台上仿佛下着星雨，冰凉闪烁，美丽却致命。

以攻为守向来是慕容隽的风格，而且他知道偷袭者就匿身于对面围栏的阴影中。凭借速度迎头贴上，在瞬间将其击杀原本不成问题，但是他放弃了——因为身边还有风鹄。

“你不必顾忌我……”风鹄忍不住说。无论如何，她不愿别人因为自己而陷于被动。

慕容隽没有回应，只冷冷地笑。又一个闪避后的刹那，左手上忽然一声轻响，继而两点幽绿从他的指间激射出去……

“雨”，停了。

两名刺客倒在方才藏身的地方。洞穿他们咽喉的，居然是两截断玉——一枚被捏碎了的玉石戒指，原本装饰在慕容隽的左手上。

就像一支嘈切错杂的曲子戛然而止，突如其来的静寂让人有些难以适应。片刻之后风鹄说：“你身上有血的味道……在右肩。”

慕容隽不得不佩服她的敏锐，因为剧痛正从自己的右肩